

诗歌

诗歌

### 醴陵陶瓷

玉珍

肯定不是偶然 我们发现 这技艺在一片火焰中睡去 醒来已全然不同

一件瓷被如此呈现出 想象与流传 伴随它忍受的:坚硬无比的焚毁 然后是轻捧而出的通体光明

在醴陵遍地都是瓷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屋中满是稿纸他们来这儿获得一种礼物被称为"捡"因为美的身后跟着无限多慷慨

这些满地的碎片正是两千年练习 穿过很多个时代来到今日下午 此时我身边满是这神秘莫测的经历 惊动那滚红或寂静的神奇

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弃物 它仍有杰作之气 艺术和珍品间布满必然的缝隙 在最完美的那个身旁孤独地瞅着

起初他们从一团泥开始,去创造一个容器 耐心、决绝、精密地 在这儿琢磨,在沩山月形湾古窑 一年一年地烧

从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中 烧出些晶莹透亮如白玉 如钟磐的低音徘徊在山中

在闷火的窑中溢满赤色星河 守窑人在外面。直到墨色的黑夜捧出 一个必然绝对的杰作 使他激动得发抖

一尊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 温润挺拔,冰清如玉 无暇得几乎要融进时间而消失

虽然那时我只站在一块很小的展厅的灯下 头上是黑夜一样的顶 仍看到它洁白威严的气魄 雲叶岫兰显点

青山浓厚仍新,如完美或扔弃的那些瓷瓶 堆叠成气候。后来人坐在它 永恒的沉默中

在那手艺中形成各种白 或已在窑中死去的白 从死亡中走来充满情感

这尊瓷在这儿能照亮整个市区 即便它沉睡于最小最黑的框中 它纯洁的光亮仍发出优美的低音

就算静坐到永远 永远也追不上它 穿过沉闷的鸦雀无声的折磨 人知道自己都不能承受那焚毁

摆放一个瓷瓶,托住它优美的 漩涡般的颈,周遭就全朝着这边涌来 一颗陶瓷鼻烟壶 也像一粒飞鸟掌控天空之大

自看到猛烈的绝响 从这儿传出,人们就来到这儿 我们面对满世界瓷放空了大脑 我们蹲在那儿捡瓷几乎放空了大脑 如果装满了思想与贪婪就无法真正靠近美

当看到一件漂亮的陶瓷我总想起 人的诞生 其中必要有机遇与奇迹的一刻 才成为现在的醴陵,现在的瓷

比如那年北京的秋天 那蓝色天幕下发光的果实 给我突然的震撼 那不是物品,而是生命

我不会写一首人人看懂,人人认同的诗来赞美我心仪的瓷 正因为博物馆已有精妙的 正确的解说词

这是机械复制了不了的东西 它永在技艺的顶端探索,等待,记忆 那儿一切的悲痛,深情,欣喜

由人而来……

由一种灵魂 因为全部的AI无法完成一个灵魂的瓷



# 个了挑源(**全**)谷

(-)

天气预报说那天炎陵县晴朗无雨,我便背着相机,开着小车去了神农谷。在景区管理局找了一个伙伴小邱,便一路奔镜花溪景区去了。

神农谷最富特色的水体风景,大多在镜花溪上。游道还是那条曲折崎岖的石砌游道,流水。镜花溪千年不变的流水。镜花溪的景观,的"是镜花溪千年不变的流水。镜花溪间,观,的"我是一个人。",登上数十级台阶,眼前就是一面高是是当中横过,令人心惊胆战,虽有是是"是一个人"。是有一线瀑,一个人。一个人,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是是是一个人。

黑龙潭上面是情侣湖,湖面上有座混凝土平板桥,叫做镜花桥。桥很窄,仅可容两人并肩通过,桥栏是十厘米大小的混凝土梁柱搭成的。但是,站在桥的任何位置拍照,都很漂亮。桥的一头有峭岩,岩下是游道,道旁树木葳蕤,很好看;桥

## 镜花溪(上)

黄建

的另一头,古木参天,"情侣荷"俨然一对夫妻矗立桥头,树下游道与镜花亭掩映其中,又是一道奇美的景观;不用桥头作背景,取镜花溪上游溪谷肯景,树木葱郁,溪谷幽深;取镜花溪下游作背景,溪岸悬崖巍耸,古木在溪岸被老藤缠绕着。桥下的碧潭中水波荡漾,一方巨石露出光亮的一角,"情侣湖"三个楷体字标识赫然映入眼帘,水石,像丝绸的绿围巾围绕着这方石头,而另一方击。被像丝绸的绿围巾围绕着这方石头,而另一击击,这又是一对相依相随相亲相爱的"情侣",再配上潭岸上的那对"情侣荷",两棵荷树枝叶相拥,茎干相偎,不离不弃,这里就是天下有情

人畅叙幽怀,缠绵岁月,见证爱情的最好所在。 (一)

循"情侣荷"树下的游道而入,数十阶坡路之后,转折进入一片毛竹林,游道在竹林中蜿蜒而进,阳光稀疏,竹影斑驳,林下镜花溪潺湲舒徐,水声温婉,偶尔一两声鸟鸣撞入耳鼓,又令人目欣耳悦。到竹林深处,一脉小溪从山间轻吟而来,在足边玲珑小唱,让菖蒲和水芹们在石隙间崖渚畔摇晃着青翠伴舞,真真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竹影泉声"图。

前方山凹处,纷繁的古藤与忠贞的古木正在 上演一幕原始的情爱大片。于沙先生说:"眼前是 一个藤的王国。树多高,藤多高;树多密,藤多密。 藤,伸出柔韧而温润的长臂,把树拥在怀抱里。其实,藤是森林这家集团公司的公关小姐,把树、竹、石、花、草,五线谱成一首通俗歌曲。——我听到从藤上跌落的滑音了!"我的天,这么美妙动人的藤世界。恰好有一对老人搀扶着从游道那头走来,我想抓拍他们与藤世界的合影。

接着又是一片竹林,簇拥着弯曲的游道,竹 林中很多巨石,我知道,前面就是石板滩了。进入 石板滩的岔道口有一个天然石臼,大如酒瓮,可 以盛纳一两吨汤水。汤水浓绿,就像刚刚煎熬出 来的中药汤汁,汤药池旁边有一槽清水,石槽像 一条侧卧的大鱼,鱼身的四周漂浮着一圈树叶, 看上去这条清水鱼便成了一条斑斓的五彩鱼了。 五彩鱼躺卧的岩石下,就是石板滩的瀑流。瀑流 分三级,一米多高一级,像是人工开凿的,却没有 人工水坝的整齐划一,它们凹凸曲折,宽窄随形, 疏密随兴,两岸或是巨石临溪危耸,或是岩壁坦 荡如砥。把五彩鱼作主体,那三叠白瀑就变成了 背景,把三叠白瀑作主体,五彩鱼就不能入镜了, 我只好让小邱坐在瀑布旁边的岩面上作陪衬,让 照片诉说石板滩的"鸿篇巨制"——因为小邱进 入镜头以后,就变得像个小不点了。

前面还有"白龙潭""龙潭天河""神农藏药洞""田心里民俗村"和"狮子岩"……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得继续赶路。

■本

## 当年上学路

关中月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路要走。从蹒跚学步,到大步流星,路有无数条, 但总被人们踩在脚下、抛在脑后。路途上的挫折 和磨难,让我们成长和成熟。

长路漫漫,有康庄大道,有羊肠小径,有时畅通无阻,有时风雪载途。该走的路,一步也不能少。回忆走过的路,上小学、读初中时走过的路最是难忘。

#### 难"行"

我的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是在上世纪70年 华度过的

我的老家位于炎陵县水口镇的一个小山村。很久以前,村里后山上建有"官府的粮仓",故名"官仓下"。村民依山而居,分成10个生产队。钟家属六队,居于村中位置。从村头到村尾,有十多里。村道蜿蜒仄逼,坑坑洼洼。

我"启蒙"的校舍是九队的罗家大屋。这所乡办小学,步行两三里即到,但三尺童蒙,没有不磕磕绊绊的。晴天,小石子硌脚,每每风一刮,沙尘扑面。雨天,浆泥巴湿鞋,常常脚一滑,四仰八叉。加上还要回家吃午饭,距离虽近,于我,仍是"咫尺天涯"。

读高小时,校舍换为欧家湾的一栋民房。欧家湾位于村头,从村中心出发,要绕过一座大山,再走一里长的106国道。六里远的上学路,全靠脚板"丈量"。中午回家吃饭,非狼吞虎咽不可。

初一、初二,上的是水口中学。先要步行50分钟,经村尾走过一条蜿蜒的土路,然后穿越另一个大队,赶到水口圩,之后再走20分钟,途经圩后一条山沟,再爬山。学校位于山腰。整个路程有十几里。中午回家已无可能,只好"带饭菜"上

初三,读的是酃县(今炎陵县)二中。前面一截路与去水口中学相同,只是在逼近水中圩的一个交叉路口,要调头向左,再走十几分钟。此时面临"初升高",就在学校食宿,仅周末回家。不用每天来回,双脚轻松了许多。

#### 难"熬"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条件不好,不论大人、 小孩,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

饿,是那时最真切的感受。在上学的日子里,母亲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洗锅煮饭。我担心迟到,等不及饭蒸熟、菜炒好,喝两碗"汤汤水水"的稀饭,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上完两节课后,肚子就

吃得杂,强壮了我的胃。"大米不够,红薯来凑。"除了过年过节,家里的中餐一成不变,那就是"红薯丝拌米饭",几碗蔬菜则见不到半点油星儿。晚餐更为随便,冬春,多为红薯,夏秋,就是土豆、玉米、野果子,"速"着什么吃什么。

"挑担柴禾去上学",是疼生生的记忆。上学期间,每到周末,我都会上山砍柴,扛回一根根小腿般粗的树干、树枝,再剁成一米长,垛在屋檐下。读初一时,听说黄泥湾水电站要买柴,我就顺

路挑着柴禾去卖,赚点学费。每回挑个三四十斤, 走三四里路,肩膀磨得生痛。

伤疤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上小学时,在风寒水冷的冬天,因为怕手脚生冻疮,就提着火笼去学校。一天,在爬坡时,脚下一滑,手中的火笼被打翻,右手不仅擦伤了,还被烫着了。伤口一个月后才结疤。

穿"小鞋"是非常难受的事。那时经济拮据, 大多数人家的孩子,衣服、鞋子是"弟穿哥的,妹 穿姐的"。我更窘迫,夏天,赤脚上学,其他季节, 只有一双"解放鞋"。人长高了、脚长长了,鞋子却 没换,显小,紧得"扎脚"。

#### 难"过"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并非"初生牛犊不怕虎",懵懵懂懂的年纪,总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我怕黑、怕水、怕狗,甚至怕蜜蜂和毛毛虫。我曾视上学之路为畏途,因为要通过不少"关卡"。

第一关,"蜇人的蜂"。邻居家养有几箱蜜蜂,花开之时,小蜜蜂从窗户飞进飞出,嗡嗡声不绝于耳,让我心惊胆战。一次,一只蜜蜂蜇了我一口,右眼皮顿时肿得看不清路。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每次经过时,我都跑得比兔子还快。

第二关,"追人的狗"。途中的罗家是个大家族,屋挨着屋,檐对着檐,人口近百,很是热闹。罗家人喜欢养狗,大狗小狗有十几条,见到陌生人就狂吠、狂追。我怕得要命。起初经过罗家时,总是瞻前顾后,走走停停。后来,大人教我一招:你走你的,装着没看见。从此有惊无险。

第三关,"啄人的鹅"。罗家过后是朱家。朱家人养有几群白鹅。这种鹅,成年后高大威猛、争强好斗,不管大人小孩,都敢追、敢啄。我怕大鹅,曾经被它追得抱头鼠窜。几次之后,我学聪明了:持一根树枝,赶它。

第四关,"骇人的桥"。上初中时,在黄泥湾水电站附近,要经过一根涵管。涵管铁制,滚圆,直径约三十厘米,长五六米,架在奔流的江水之上。我小心踏上去,踩实每一步,生怕一脚踩空。遇上刮风、下雨天,就更加小心。经过的次数多了,我逐渐掌握了平衡的要领,从容了许多。

#### 难"舍"

水口圩,地处一个山谷盆地的南端,长六里, 宽两里。106国道从盆地中间穿过,一东一西两条 河流在盆地的北端汇合后,再从落差极大的山谷 口"大风垄"流出。公路旁、山脚下散布着五六个 村落。小桥、流水、人家,风景美如画。

难舍当年求学路。曲折漫长的小路旁有诱人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物特产等,既可饱眼福,又可饱口福,还可饱手福。这无形中增添了路上的乐趣,冲淡着徒步的艰辛,以至于"乐以忘忧"。

路边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飞凤仙遗迹。去欧家湾的路边,有座壁立千仞的大山,半山腰上有座古老的飞凤仙。上世纪60年代末,飞凤仙遭破坏。我路过时,经常会下意识地抬头观望。依稀可

见杂树林中红色的墙垛,便不自觉地想象其中的

路边有"终年流不停"的石壁下泉水。与飞凤仙大致对应的山脚下,有一眼清泉,泉水从石壁中冒出,涓涓细流四季不断。夏天冰冰凉,冬天冒热气。每次经过,如觉得口渴,我就会合上双手,喝上两三捧。后据专家测定,其流量为每秒0.2立方米,水质优良,可直接饮用。

路边有"任君去采撷"的大自然美味。上学之路大都在山脚下,山上有各种可以当食物、当药材的野花野草野果。放学路上,我经常与同学结伴往山上钻,物笋子、捡菌子、摘莓子,采金银花、扯车前草、掰八月瓜,或自食,或卖钱。一年四季,钻山不止,欢笑不止。

#### \_\_。 难"忘'

水口拥有非常耀眼的红色文化。毛泽东曾率领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七次驻扎或经过水口。后来,他回忆道:"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节录于《前奏》一书)。

我上初中时,要穿过松树坝,路过叶家祠,还可遥望桥头江家、朱家祠。尽管来去匆匆,无暇细看,但耳濡目染之下,我对这些红色景点也略知一二。每次路过时,我都会扫视几眼,遥想当年的"星星之火"。

松树坝位于朱家祠河对岸,是一个小沙丘,面积有八九百平方米,是当年红军的练兵场。毛泽东曾组织部队在此开展五六个项目的军事训练。沙丘中间那条小路,我上学必走。但见路旁逾百棵松树傲然挺立,就像一个个士兵。穿行其间,我对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无比崇敬。

叶家祠地处水口圩一隅,是建于晚清时期的一座江南祠堂建筑。当年,在其阁楼上,毛泽东主持了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随后,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红一连党支部宣告成立。路过叶家祠,我虽然只能匆匆一瞥,但也觉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无数次默默地在心中行礼。

桥头江家属清代建筑,为四合院式民居。当年,毛泽东在此居住了十多天,召开了各连队党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6名新党员。朱家祠系清代民间祠堂建筑形制,是当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这两个红色景点距我上学之路分别有几十米、几百米,都只能远眺。

叶家祠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头江家、朱家祠均系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炎陵县投入400余万元,对水口镇境内的红色革命遗址进行保护修缮。近年来,我去水口镇采访时,曾多次去叶家祠、桥头江家、朱家祠等处瞻仰,追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精神洗礼。

上学之路坎坷。但难"行"也好、难"熬"也罢, 难"过"也好、难"舍"也罢,俱往矣,唯有难"忘"之 感受刻骨铭心,它给我以信心和希望,给我以压力 和动力,激励着我克服困难,鞭策着我奋勇向前。 03

## 株路田報



2024年6月2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王 玺 校 对:马晴春

### 淦田老街看打铁

李洲姝

初夏的雨,已经可以嗅出青梅的味道,雨丝如织,仿佛和烟一起洒落。走在渌口淦田老街,这雨平添一分清新和亲切,这老街像一条从墙院檐房中流过的古老小河,断断续续,曲径通幽。

老街的一隅,藏着一家不大起眼的铁匠铺。铺面不大,屋檐低矮,但炉火通明,铁锤声"叮叮"入耳。青砖修筑的墙面虽显陈旧,却透着一股坚韧与厚重。走进铺内,一股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墙面地上烟熏火燎,各式工具、各式铁器摆放得整整齐齐,它们或锋利,或粗糙,或小巧玲珑,散发着独特的乌黑的光泽。打铁的汉子带着汗水脸庞被炉火映得通红发亮,正手持条件,

头尖角的铁墩上。 铁匠的手法熟练而有力,伴随着火星四溅,清脆的声音再一次充满房间,透到了老街,每次敲击都准确无误地落在铁块的某一处。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身体移动都显得那么和谐,流畅的动作像在表演一场节奏鲜明的舞蹈,随着铁锤的起落,铁块在他手中有了生命,逐渐形状具备,像一个红嫩的婴儿正在孕育诞生。

我被铁匠的技艺深深吸引,站在铁铺门口的砂轮机边,雨声、铁锤声、炉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首古老的乐章,诉说着铁匠的辛勤与淦田老街的兴衰。这家铁匠铺,这位铁匠,以及他手中的铁锤与炉火,曾经只是这淦田老街品小的一部公

湘江之滨的淦田渡,自古以来就是湘中水陆交通的要冲,更是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兴盛时期,淦田古街商贾云集,舟车辐辏,各类商铺里,从丝绸布匹到陶瓷铁器,从药材茶叶到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各色口音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商人们在这里进行着繁忙的交易,三数九流的旅客在此停留聚散,各地风俗故事在这里冲突交融。1926年《湘潭公报》曾载:"街市之热闹,不可言状,夜间花灯满市、通宵达旦、如同白昼,门前宾客盈门,生意较前发达十倍……"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不再是客货运输的主要途径,淦田渡的商业活动像一曲繁华的戏曲渐渐到了尾声。盛极一时的老街,只有徘徊在渡口边的老婆婆,手提着竹篾篮在轻声地叫卖,还有执着的铁匠在火花中默默地铿锵捶打,还有雨声,渐渐沥沥。

铁匠师傅突然抬起了头,用袖口在头上揩了一把汗,与一旁凝眸的我目光交汇,相视一笑。那笑容似乎有些自嘲,更有些自信,眼中闪烁着的坚定、热情和饱满的精神,如同晨曦中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温暖而明亮。

我无从探求铁匠师傅的过往和故事,但我终于看清了他嵌着烟尘的皱纹,粗糙厚实的双手,长年在炉火旁劳作的古铜色皮肤,手臂上被飞溅的铁渣烫伤的疤痕,和不得不穿又因为炎热而卷起的牛仔裤。这是他与铁砧和铁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的证明。雨越下越大,铁匠并未停下手中的工作。他继续挥舞着铁锤,敲打着铁块,仿佛在与夏日的雨和清净的古街进行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打铁是对铁的锤炼,传统文化是对心灵的锤炼,我们每个人也被这生活锻打锤炼着,敲去了杂质,成为一块有用铁。一锤锤,一声声,是淦田老街故事的余音,也是生活给我最温柔的棒喝。然而这一切,对于铁匠师傅来说,并不重要。

离开铁匠铺时,我回头一望。那炉火仍在燃烧,铁具和砂轮机仍静静地躺在角落里,铁匠的身影在炉火与雨水的交织中逐渐模糊。我知道,即使雨停了,即使天色已晚,即使街上的商铺都永远地关上了店门,铁匠师傅仍会坚守在这里,第二天天一亮,他又会继续他的工作,他舍不得这份古老珍贵的手艺,舍不得有关淦田老街的记忆。

